

T 11278/4822

29

29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112 JAN 1952

大學義補卷第七十三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本經術以為教上之

周易有六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朱子曰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大  
極者其理也兩儀者始為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  
次為二畫以分九少八卦者次為三畫而三才之  
象始備此教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  
假絲毫智力而成者書卦推著其亦皆然

大學衍義補卷第七十三

治國乎天下之要

崇教化

本經術以爲教上之

周易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朱熹曰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太  
極者其理也兩儀者始爲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  
次爲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爲三畫而三才之  
象始備此數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  
假絲毫智力而成者畫卦撰著其序皆然

阿波國文庫

胡一桂曰此明伏羲始畫八卦也八卦為小成之卦三畫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伏羲不是遂畫如此卦只是自太極理也生兩儀為第一畫者二陽儀兩儀生四象為第二畫者四太陰少陰太陽四象生八卦為第三畫者八所謂始畫八卦者此也

臣按先儒謂易者生生之妙而太極者所以生生者也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程頤所謂加一倍法者一言以蔽之矣此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朱熹曰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

張栻曰通於天者河也有龍馬負圖而出此聖人之德上配於天而天降其祥也中於地者洛也有神龜戴書而出聖人之德下及於地而地呈其瑞也聖人則之故易興於世然後象數推之以前民用卦爻推之以前民行而示天下後世也

臣按先儒謂四者聖人作易之由神物一也天地變化二也天垂象三也河圖洛書四也是知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聖人作易之由非止一端爲一物也說者乃顯  
顯謂聖人則河圖以作易其然豈其然哉蓋聖  
人畢具衆理於一心偶因一物以起義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當有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  
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朱熹曰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  
息兩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  
情如雷風山澤之象

臣按神物變化天象圖書聖人由之以作易天

文地理人身物則聖人取之以作卦易言其綱

卦言其目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  
錯

朱熹曰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  
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  
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

帝天之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

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朱熹曰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

學也

臣按先天後天之言始見於荀之文言然謂先  
於天後於天焉耳至宋邵雍始以天地定位以  
下爲伏羲先天易帝出乎震以下爲文王後天  
易各有方位之次分爲橫圈之圖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朱熹曰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  
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  
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  
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

消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  
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真德秀曰聖人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  
已陽長則陰消陰長則陽消一消一長天之理也  
人而學易則知吉凶消長之理以陰陽對言則陽  
爲善爲吉陰爲惡爲凶獨言陽則陽自有吉有凶  
蓋陽得中則吉不中則凶陰亦然以天理言則爲  
消息盈虛以人事言則爲存亡進退蓋消則虛長  
則盈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暑極則寒寒極則暑  
此天道所不能已也人能體此則當進而進當退

而退當存而存當亡而亡如此則人道得而與天  
合矣故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  
久可以速則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子之身  
大體皆易也

臣按史謂夫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蓋尤  
加精審爾非謂至此始學易也朱熹謂此章大  
指在無大過不在五十七

周惇頤曰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又曰聖人之精畫  
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  
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

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朱熹曰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  
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  
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  
因以形矣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  
易之爲書所以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  
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  
莫不具於畫卦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  
此而寄之也

臣按朱熹又謂易有精有蘊如師貞丈人吉此

聖人之精畫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於容民  
畜衆處因卦以發蓋其蘊也非獨此一段凡六  
十四卦皆當以此推之

程顥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  
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

又曰義起於數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  
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  
矣

程頤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  
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  
示勸物成務之道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  
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  
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  
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

范念德曰易也時也道也皆一也自其流行不息  
而言之則謂之易自其推遷無常言之則謂之時  
而其所以然之理則謂之道

臣按易之爲易有理有數言理者宗程頤言數  
者宗邵雍至朱熹作本義啓蒙始兼二家說先  
儒謂程學言理而理者人心之所同今讀其傳



學易卷之三十一  
九  
舉然即與心合邵學言數數者康節之所獨今  
得其圖若何而可推驗明理者雖不知數自能  
避凶而從吉學數者儻不明理必至舍人而言  
天窮理而精則可脩己治人言數不精且將流  
於技術易雖古以卜筮而未聞以推步漢世納  
田飛伏卦氣凡推步之術無不倚易為說而易  
實無之今邵學無傳不若以理言易則日用常  
行無往非易矣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  
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

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

張載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

邵雍曰君子於易玩象玩數玩辭玩意夫易者聖人  
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於未然及其  
消也闔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闔一闢渾渾然無迹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臣按先儒謂玩象玩數玩辭玩意此學易之法

楊時曰夫易求之吾身斯可見矣

朱熹曰易之為書文字之祖義理之宗又曰易有兩

義一是變易是流行者一是交易是對待者

易中之辭大抵陽吉而陰凶亦有陰吉而陽凶者蓋有當為有不當為若當為而不為不當為而為之雖陽亦凶

易中多言利貞貞吉利永貞之類皆是要人守正又曰易大槩欲人恐懼脩省

臣按易者五經之本源萬世文字之所自出義理之所由生者也散見於五經者皆學者人倫日用所當為之事而其所以當為與不當為者其理則具於易可行與止之幾於是乎決焉是

讀經而不讀易如木之無本水之無源也

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又曰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辭義之所指以為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已然者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脩身治國皆有可用

看易者須識理象數辭四者又曰讀易之法先讀正經不曉則將彖象繫來解

臣按程氏論易曰辭曰變曰象曰占邵氏論易

曰象曰數曰辭曰意至於朱氏之論則曰理曰數曰象曰辭焉三家之說雖不同然所謂辭象者皆未有遺焉者也豈不以易有理有數有變有占而其意寓乎其中所謂象與辭者平居無事之時所當觀而玩者尤為要切乎程氏之說即孔子之說所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也我朝趙謙謂如乾之初九變也潛龍象也勿用者占也初九潛龍勿用辭也有言象而不言占者占在象中有言占而不言象者象在占中以此推之盡矣要其歸則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

字臣竊以謂程氏本孔子說易之本指動靜

玩之用邵朱二說教人讀易之法也學易者必

兼三說以求之思過半矣以上論易

孔安國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剪裁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

程頤曰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為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以識音其事自堯始耳

臣按先儒謂書者史之所紀錄也從聿從者聿  
古筆字以筆畫成文字載之簡冊曰書者諧聲  
伏羲始畫八卦黃帝時蒼頡始制文字凡通文  
字能書者謂之史人君左右有史以書其言動  
堯舜以前世質事簡莫可考詳孔子斷自堯舜  
以後史所紀錄定爲虞夏商周四代之書  
孔穎達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文繼伏生之  
下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

臣按尚訓爲上

程頤曰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

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朱熹曰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堯之  
所以爲君舜之所以爲臣臯陶稷契伊傅輩所言所  
行最好綢繆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  
又曰唐虞三代事浩大闊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  
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  
如湯誓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孰讀豈不見湯之  
心

臣按書之大義在奉天治民事君其要也程朱  
二子論書專指堯治民舜事君爲言蓋二者人

倫之至也若夫舜禹成湯文武之所以治民禹  
臯夔益稷契伊傅周召之所以事君其心未嘗  
不同因其所言所行而見也

又曰尚書初讀若於已不相關熟而誦之乃知堯禹  
湯文之事無非切已者

又曰欽之一字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  
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又曰高宗舊學於其  
盤六經至此方言學字

臣按書之爲書人皆知其爲帝王爲治之要道  
而不知學者之所以爲學與其所以爲學者之

本原皆本諸此學者存養以敬而進學以致知  
所以致其知者學于古訓教學於人也由是以  
格君心之非而致之於無過之地則時雍康寧  
之化不在唐虞之世矣

又曰書有古文今文古文乃壁中之書今文乃伏生  
口傳又曰書有兩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如盤  
庚大誥多方多士之類恐是當時召來而面命之自  
是當時一類說話至於湯誥微子之命君陳諸篇則  
脩其詞命又曰典謨諸書恐是曾經史官潤色來周  
誥諸篇只似今榜文曉諭方言俚語隨地隨時各自

不同

呂祖謙曰書者堯舜禹湯文武臯夔稷契伊尹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不求心之所在夫何益欲求古人之心盡吾之心然後可以見古人之心

蔡沈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

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

臣按書之大要在於允執厥中之一語而其所以允執其中者在知人心道心之所以分既知其所以分又能精察而一以守之則信能執之矣是知唐虞聖君爲治之要不出乎一心而已故朱呂二子及蔡氏皆本諸心爲言蓋示人以讀書旨要也

真德秀曰五十八篇之書無一語不及天無一語不

主敬

董鼎曰帝王之書歷代所寶天下家傳人誦之人生八歲入小學教之以詩書六藝之文即此書也孔子斷自唐虞訖于周者蓋以前乎五帝爲三皇世尚洪荒後乎三王爲五伯習尚權譎故自唐訖周以定百篇之書自是誦習者簡要而不繁舉行者中正而無弊一書之中其於明德新民之綱脩齊治平之目即堯典已盡其要而危微精一四言所以開知行之端主善協一四言所以示博約之義務學則說命其入道之門爲治則洪範其經世之要也他如齊天運則

有禮和之曆定地理則有禹貢之篇正官僚則有周官之制度脩已任人則有無逸立政諸書煨燼壞爛之餘百篇僅存其半而宏綱實用尚如此又曰六經莫古於書易雖始於伏羲然有卦未有辭辭始於文王耳六經莫備於書五經各主一事而作耳易主卜筮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虞書之五禮也詩主詠歌后夔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周官六卿率屬之事也春秋褒貶臯陶命德討罪之權也五經各主帝王政事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政事之全體脩齊治平之規模事業盡在此書

臣按天下大道二義理政也易者義理之宗  
書者政治之要是以六經之書此為大焉學者  
學經以為儒明義理以脩已行政治以治人學  
之能事畢矣儒者之全體大用備矣易者其體  
書者其用也以上論書

以上本經術以為教上上之

大學衍義補卷第七十三

大學衍義補卷第七十四

崇教化

本經術以為教上上之

書曰詩言志

朱熹曰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  
曰詩言志

臣按此萬世言詩之始先儒謂自有天地萬物  
而詩之理已寓嬰兒之嬉笑童子之謳吟皆有  
詩之情而未動也桴以鼗鼓以土籥以箏皆有  
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



歌皆詩也故曰詩言志至於五子述大禹之戒  
相與歌詠傷今而思古則變風變雅已備矣  
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朱熹曰心之所之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

臣按先儒謂此一節言詩之自出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朱熹曰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詠之使人有所  
創艾興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  
之氣而致災召祥蓋其出於自然而不假人力是  
以入八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朱熹曰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是指風雅頌之正  
經經常也女正乎內男正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  
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  
發於男女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  
詩爲教使人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  
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綱旣正則人倫厚教化  
美而風俗移矣

臣按先儒謂夫婦之經者孝敬之成也蓋天下  
之道只從夫婦中出而夫婦之道又只從中正

中來以此氣象事親則成孝事君則成敬由是  
而人倫厚教化美風俗移皆出於詩之功用也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  
雅六曰頌

朱熹曰此一條本出於周禮大師之官蓋三百篇  
之綱領管轄也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  
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  
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直陳其事比者以彼  
狀此興者託物興詞蓋衆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  
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

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  
不待講說而直可吟咏以得之矣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朱熹曰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  
因其聲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  
皆出於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  
不善則在下之人又歌詠其風之所自以譏其上  
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  
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

有所動也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  
變雅作矣

朱熹曰國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  
國自爲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自爲俗也正  
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  
義先王之澤也

朱熹曰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動而不  
失其德則以先王之澤入人者深至是而猶有不

忘者也然此言亦其大槩有如此者其放逸而不  
止乎禮義者固已多矣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  
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  
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  
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朱熹曰形者體而象之之謂小雅皆王政之小事  
大雅則言王政之大體也頌皆天子所制郊廟之  
樂歌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  
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所謂四始也詩之所

以爲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蓋謂此也

臣按先儒謂詩之作其來遠矣至夫子刪詩則無餘蘊後世作者連篇累牘學之者可以興觀群怨乎用之者可以正得失動天地厚人倫美教化乎後人讀之者又果可以達於政而專對乎至於風雲之狀月露之形則固無益於事矣若夫哀淫愁怨導欲增悲則又非徒無益也邵子之言警人深矣嗚呼後之有作者當以三百

篇爲主而不爲無實之虛言雖其體制不皆盡合於古而亦可以得古詩人之意之彷彿矣乎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

朱熹曰六德中和祇庸孝友六律謂黃鍾至無射六陽律也大呂至應鍾爲六陰律與之相間故曰六間又曰六呂其爲教之本末猶舜之意也

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方慤曰詩所以言志風所以從上詩言之哀樂足以見民風之厚薄民風之厚薄足以知上政之得

失故命大師陳詩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也之曰思無邪

朱熹曰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

臣按思無邪一言雖足以盡蓋一詩之義然學

者湏於三百五篇一一各考究其義使無一之不盡然後蔽以此三言以為誦詩三百之要則可以言詩矣苟顛顛然曰吾思無邪而於古人之旨趣訓詁略不究心而曰吾通經矣可乎哉子夏曰巧笑倩好口今美目盼日黑白今素地粉以為采色畫今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朱熹曰此逸詩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

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

謝良佐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

楊時曰甘受和自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

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臣按子貢因論貧富之道而知學問之功子夏則因論詩之繪事後素而知禮後之說二賢者聖人皆謂其始可與言詩先儒謂始字不可輕放過謂如此觸類而長方纔可以讀詩然聖人於子貢則先呼其名而繼以告諸往而知來者於子夏則先曰起予而呼其名繼焉蓋此理隱然見於言外因此而可以得彼此理盎然蘊於胸中因彼而有以發此非善學者不能也而用

之以學詩尤爲親切故聖人於此皆呼其名而致其親切之訓學詩者其尚以二賢爲法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朱熹曰閔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情性之正也

臣按先儒謂閔雎之詩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至於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所謂樂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賢才至於寤寐思服輾轉反側所謂哀而不傷也學者玩其辭語審其聲音而原其情性之際則亦有以識其所存所發之正也已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朱熹曰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洪興祖曰王者迹熄而詩亡其存者繆亂失次孔

子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爲三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

臣按詩有三經風雅頌此言雅頌而不及風者先儒謂列國各有不正之聲廟朝所不奏二南亦用之房中耳故正樂止言雅頌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程頤曰須是未讀詩首授以政不達使不能專對旣讀詩便達於政便能專對始是讀詩又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

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朱熹曰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

臣按詩與易書春秋禮並爲五經其四經皆出自聖賢之制作刪述所以紀載聖君賢相大賢君子之言行事功惟詩之爲詩則多里巷田野匹夫匹婦懽悲怨怒之言甚至淫泆悖亂之事亦或有之顧使羈臣賤妾之辭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並列以爲經嗚呼夫



豈無其故哉蓋以人之生也性情具於中志趣見於外必假言以發之也言以發其心之所蘊志有所抑揚言不能無短長心有所喜怒言不能無悲歡動於心而發之口有自然之理致有自然之音響天機自動天籟自鳴此詩之所以作也詩之作也原於天理之固有出於天趣之自然作之者應口而出聲賦之者隨宜而應用或因之以申吾不容已之情或由之以發吾不可言之意或假之以明吾難顯白之事章不必有定句也句不必有定字也言從而理順聲和

而韻協斯得之矣固未有所謂義例也又惡用訓詁爲哉昔孔子旣刪詩以爲經而又時時雅言以教學者有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嘗以教其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則是詩之爲用可以達政事備問對資言談可見也今觀三百五篇而律以諸儒之章旨訓解其間言及於政事之施專對之用言談之助政不多有間有一二剝取而施用之亦自有限不知聖人何故云云也及考之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取凡三書所引詩言觀

之而又旁及於禮記中學記樂記表記坊記緇衣等篇與夫左氏春秋劉向說苑韓詩外傳諸書一一參考然後知孔門讀詩之法與後世拘於義例而局以訓詁者異焉曾子述孔子之意作大學凡十引詩子思得曾子之傳作中庸凡十二引詩孟子學於子思作書七篇凡十二三引詩究其旨義多與諸儒所訓解之詩意不全合由是以觀聖門教人讀詩必有所授受而出於義例訓詁之外者三子者相傳必有所自而左氏之所賦漢儒之所說蓋亦非無所因者矣

後之學詩者必也本孔魯思孟之所傳據論學庸孟之所引以爲誦詩三百之法是故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本朱子此言以爲讀詩之常法詩因於事不遷事以就詩事寓於詩不遷詩以就事不銖銖而析之不寸寸而較之取呂氏此言以爲用詩之活法夫如此其於孔門學詩之法其庶矣乎雖然未也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焉飛戾天魚躍于淵子思以明上下一理之察早麓

之章旨果若是乎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朱子以敬止爲無不敬而安所止他日之訓解又何不若是乎是知讀詩之法在隨文以尋意用詩之妙又在斷章而取義也學者誠以是而求諸三百五篇則雅無大小風無正變頌無商周魯苟意會於心言契乎理事適其機或施之政事或發於語言或用之出使與凡日用施爲之間無往而非詩之用矣固不拘拘於義例訓詁之末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

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朱熹曰小子弟子也興謂感發志意觀謂考見得失群謂和而不流怨謂怨而不怒人倫之道詩無不備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臣按先儒謂論語之及詩者多矣而惟此章爲備學者苟於此盡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爲善不懈有以考見其得失而於事無惑和而不流以處群居之常怨而不怒以處人倫之變孝父忠君而於人倫之大者無愧博物洽聞而

於一物之小者不遺詩之為益不既多乎其為益之多如此學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

朱熹曰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正墻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臣按先儒謂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學詩者自此入而脩齊治平之道皆自此出此章與誦詩三百小子何莫學夫詩皆明窮經致用之道

孟子成在蒙問曰詩云普

編

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也

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警職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字害辭語不以辭害志以意逆也迎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獨立遺也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程頤曰舉一字是文成句是辭

張載曰知詩莫如孟子以意逆志讀詩之法也

朱熹曰詩小雅北山之篇也作詩者自言天下皆

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  
臣其父也雲漢大雅篇名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  
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  
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  
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  
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  
民也又曰意謂已意志謂詩人之志逆迎之也其  
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

史記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  
禮義者三百五篇

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  
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  
朱熹曰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之禮義者  
但存其實以爲鑒戒耳

程頤曰古之人幼而聞歌頌之聲長而識美刺之意  
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  
後學豈能興起乎又曰周南召南如乾坤二南之詩  
蓋聖人取之以爲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家鄉人皆得  
歌詠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不自齊家始故先言  
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人有能脩之身

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文王之詩又曰學者不可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

張載曰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泳從容則忽不自知而自解頤矣又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蓋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其志平易故無艱嶮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嶮則愈淺近矣

謝良佐曰學詩者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咏以得之又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徒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雖

亡於此猶能併得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又曰詩須諷求以得之古詩卽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不然只爲泥章句故也

歐陽脩曰詩述商周自玄鳥生民上陳稷契下訖陳靈千五百年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虫魚之名與其風俗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

游酢曰學詩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如觀天保之詩則君臣之義脩矣觀棠棣之詩則兄弟之愛篤矣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關雎鵲巢之風則夫

婦之經正矣昔王哀有至性而子弟至於廢講蓼莪則詩之興發善心於此可見矣

朱熹曰詩經全體大而天道精微細而人事曲折無不在其中又曰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

劉瑾曰通三百篇而論其大義則其喜不至瀆怒不至絕怨不至亂諫不至訐天時日星之大蟲魚草木之微人倫綱常之道風氣土地之宜神祇祖考之祀禮樂刑政之施凡天人相與之理莫不畢備於一經之中也

又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

問詩何以興朱熹曰讀詩見其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

又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布置務自立說也

臣按真德秀有言三百篇雖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覆涵泳真可以感發其性情則所謂興於詩者未嘗不存也臣竊以謂古人教胄子率以樂今世古樂不存而所謂詩者固三代之遺音也學校之中閑居游息之時俾其歌詠三百篇詩雖其節奏無傳然即今鄉飲所歌鹿鳴之音調稍諧協之縱不能皆如古人之全然亦可以彷彿其萬一也其於興起感發懲創之道不為無助以上論詩以上本經術以為教中上之行義七十四卷

大學衍義補卷第七十五

崇教化

本經術以為教上中之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

臣按此言見於唐玄宗所製孝經序其言本何休公羊傳序序之言則出於緯經孝經鉤命決也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



乎

胡安國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金履祥曰春秋起隱公元年己未之歲止哀公十四年庚申凡二百四十二年又曰魯舊自有春秋東遷之後書法失周公制作典禮之意善惡是非不明雖弑逆之變亦多不書其實使爲臣者不知

此義陷於弑逆之罪而不覺爲人君者不知此義前後有讒賊而不見故孔子因魯史之舊而脩之使是非褒貶昭然可見因此而鑒戒明亂臣賊子懼致治之法可垂萬世故謂之作

臣按孔子曰吾志在春秋是則春秋一書誠聖人志向之所在也聖人之志在於尊王然有其德而無其位雖欲尊王將何以行其志哉於是假魯史作春秋以伸吾之志是以一書之中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凡所書者無非寓吾尊王之志而後之訓釋者不知聖人之志之所在因

一事而爲一說非聖人志矣惟孟子受學孔子之孫獨得聖人之志於書法之中而爲之言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卽此一言解此一書聖人之志昭然明白於天下後世矣諸儒紛紛之說可一洗之

又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張栻曰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者亂臣賊子之情僞畢見而討絕之法著焉施於萬世皆無所遁其迹故也

臣按亂臣賊子之所以懼者以其所行所爲悖天子之典禮犯天子之刑憲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朱熹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

之也。禱杻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  
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  
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  
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春秋  
之時。五伯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官也。竊取者謙  
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  
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  
辭者也。

尹焞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  
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

臣按詩以言志。春秋以紀事理。雖同而體制則  
異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  
秋作。春秋豈繼詩之具哉。而孟子以是爲言。而  
解者曰。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夫雅  
者王者燕享會朝之詩。春秋所紀者豈其倫哉。  
然謂王者迹熄而詩亡。謂之迹。則似有所指之  
處。非泛言也。臣竊意以爲先王盛時諸侯歲朝  
于天子。考禮正刑。以一其德。天子於是考之。正  
之。而加賞罰焉。諸侯既朝之後。天子五年一巡  
守。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君德之善否。其

國政之得失其民風之美惡見於民俗歌謠之間者皆得以上聞或刺或美天子因之而施黜陟刑賞之典焉至于周衰諸侯不復朝覲天子不復巡守太師不復采詩而民間之美刺不復上聞天子之刑賞不復施於列國矣所謂詩亡也孔子乃假魯史以作春秋因諸侯之行事加以筆削之公而寓天子刑賞之意焉蓋詩列十有一國之風春秋亦紀二十有三國之事詩有美刺春秋有褒貶此春秋之作所以繼於詩亡之後也歟或曰平王四十九年春秋始作然桓

舟碩人等詩皆平王以後之作焉得謂之詩亡曰是時詩雖作於民間而不采之以聞於天子有亦如無雖謂之亡可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朱熹曰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臣按春秋天子之事也諸侯有罪天子正之義也天子不自征命諸侯征之亦義也以諸侯伐諸侯而不稟命於天子則非義矣此春秋所以作也

左氏傳

成公十四年

君子曰春秋之稱微

辭

而顯

義志也

而晦

謂約言以記事

婉

曲也

而成章

篇章盡而不汙

實無所

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

穀梁傳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

秋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議而不辨

司馬遷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去聲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之毫釐謬以

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  
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  
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  
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  
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  
者必陷篡逆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  
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  
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者天下之大過  
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

大宗也

蘇軾曰孔子因魯史記爲春秋一斷於禮凡春秋  
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記  
曰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定猶與也而春秋一取斷  
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  
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  
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臣按程頤亦曰禮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  
獸聖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極謹嚴  
所以謹嚴者華夷之辨尤切切也

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則無所折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

韓愈曰春秋謹嚴此曰孔子之作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程頤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

周惇頤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斷例始見法之用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春秋一句卽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又曰春秋傳爲案經爲斷又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又曰自伏羲堯舜歷夏商以至于周或文或質因襲損益其變旣極其法旣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爲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頤作春秋傳序曰夫子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

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奧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耳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

臣按程頤謂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杜預序左傳亦曰優而柔之使

自休之厭而飲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二子之言前後相契是誠讀書之法非但春秋也然春秋聖人所親筆者其用意尤深必如此玩味之然後有所得而造其微也

張載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臣按公羊穀梁左丘明雖及見孔子而不能盡知孔子所以作經之大意惟孟子以亞聖大賢



之資從學孔子之孫得其家傳而知其大指所  
在張載謂惟孟子爲能知之觀其所謂春秋天  
子之事一言可見其所知非諸儒所及諸儒千  
言萬語皆不出乎此也

邵雍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貶非有意於其間故曰春  
秋盡性之書也又曰春秋爲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  
名分之書又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春秋  
錄其事而善惡形於其中矣

又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  
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  
矣又曰五伯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  
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

楊時曰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他經言其理此經  
言其用理既明則其用不難知也

胡宏曰天理人欲莫明辨於春秋聖人教人消人欲  
復天理莫深於春秋

李侗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  
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

胡安國曰春秋爲誅亂臣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  
賊之黨又曰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

又曰春秋之文有事同則詞同者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詞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誼惟窮理精義於例中見法法外通例者斯得之矣

安國春秋傳序曰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已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叙

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又曰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

皆在此書

朱熹曰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又曰春秋皆亂世之事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

又曰周衰王者之賞罰不行於天下諸侯強凌弱衆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夫子因魯史而脩春秋是是非非善善而惡惡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又曰春秋大指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字字有義也又曰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

又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春秋之大指也又曰春秋本明道正誼之書今人止較齊晉伯業優劣反成謀利大義晦矣

又曰左氏魯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考事甚踈然義理却精二人乃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都不曾見國史張戡曰春秋即事而明天理窮理之要也觀其書取其大義數十斷爲定論而詳味其抑揚予奪輕重之宜則有以權萬變矣

吳澂曰子朱子云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

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讀春秋者其亦可以是以求之矣

臣按孔子刪述六經其五者皆述前代帝王之作因其已成之典籍刪而脩之者也惟春秋一經乃聖人親手筆削凡其平生之心術志意皆聚於一書之中學者於五經皆當究心而於此經尤當加意焉是故天不可測矣因其運行而測其妙地不可窺矣因其生物而窺其大聖人之心不可求矣因其迹而求其心因其用而求其體春秋之經聖人之迹而所以權衡二百四

十二年之事者其用也卽是以求聖人而聖人

全體大用於是乎在矣

以上論春秋

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

朱熹曰經禮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日有三千條

臣按經禮謂經常之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

之類曲禮委曲之禮如行禮有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

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朱熹曰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

漢志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越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韓愈曰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之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耶

正德秀曰韓子可謂好古矣然以爲於今無所用則亦考之未詳也

朱熹曰禮書如儀禮尚完備於他書又曰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又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又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

又曰儀禮雖難讀然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通貫也

臣按朱熹子在跋其書曰儀禮之爲書也於奇

辭奧指中有精義妙道焉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朝聘鄉射而尤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為殘闕不可考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推者矣

揚復曰朱子既脩家鄉邦國王朝禮以喪祭二禮屬門人黃氏成章十有二卷大哉書乎秦漢而下未有也近世以來儒生習誦知有禮記而不知有儀禮今因其篇目之僅存者為之分章句附傳記使條理明白而易考後之言禮者有所據依不至於棄經而任傳違本而逐末

臣按古禮之傳於世也有三儀禮禮記周禮也

後世欲復古禮者必自儀禮始然儀禮止有士大夫禮而無有所謂天子禮者必合彼二禮與他書有及於禮者然後成全體焉朱子自輯家公語鄉邦國王朝禮其餘以付其門人黃幹揚復僅以成書名曰經傳通解後世有欲復古禮者尚文中有攷於斯書以上論儀禮

文中子曰先師謂孔子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又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有持循

臣按周禮一書經制大備後之為政有所持循王通之言真得其要矣自有此書以來未有能用之者假而用之者王莽也輕而用之者蘇綽也誤而用之者王安石也至於善用之者則未見其人焉通謂執此以往專欲用之竊恐時異勢殊官政事體民情土俗不能皆如古惟精擇其切要者而審行之以此為持循之則則可矣

必執其書而一按其制其流之弊安知其不與三子同歸乎

唐太宗曰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誠哉言乎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

唐書曰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聖極由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教化辨方位而叙人倫其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備物致用其可忽乎

臣按王通人臣也執此以往固可見之空言若夫太宗人君也居可致之位有可為之勢又當

後漢書卷七十五  
開國創業之初所謂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  
民極至是可以有為之時也乃亦付之浩嘆發  
為空言所謂說而不繹者歟

程頤曰必有關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  
度

朱熹曰程子謂有關睢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  
之法度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  
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  
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

臣按若程朱二氏言則周官終無可行之時須

必正身齊家以為之本則本原其意持循其制  
參酌其宜以立為一代之法度持守之堅積累  
之久然後能薰蒸洋溢於天下使無一人一物  
不被其化若必待天下薰蒸洋溢然後可行周  
官之法度竊恐極天地混沌終無可行之期矣  
頤又曰周禮一書周公致治之大法在其中須知道  
者觀之可決是非也

張載曰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  
如盟詛之類必非周公之意

臣按朱熹言周公當時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



盡方是箇草本而孫處亦言周公之為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也唐人預為之必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噫臨事損益之一言非但周公作書之本意乃後人用周禮之活法也以周官制度為持循之本而又因時隨事以損益之孰謂周官不可行於後世哉

楊時曰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朱熹曰周禮乃周家盛時聖賢制作之書又曰周禮一書周公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又

曰周官編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

熹又曰比閭族黨之法正周公建太平之基本一如棊盤相似枰布定後棊子方有放處此書大綱是要人主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又推而至於鳥獸草木無一不得其所而已不如是不足以謂之裁成輔相參贊天地

熹又言于其君曰切見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實

臣按朱熹又謂五峯胡氏以周禮為非周公致

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宮闈之事其  
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宮闈交結近習以為  
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蓋宮  
中府中宜為一體凡夫人君之供奉用度一一  
皆闕白外朝之大臣則人君固有所憚而不肯  
為非禮而左右嬖倖之臣亦有所畏息而不敢  
以非禮導其上也所以格人君非心之萌而致  
於無過之地莫切於此謂此為三代人君正心  
誠意之學豈不信然

范祖禹曰天地有四時百官只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  
於此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  
如欲稽古以正名苟舍周官未見其可

臣按自有周官以來六典之設惟見於我

朝前代雖設六部而宰相之官則未嘗廢也

呂祖謙曰先王之教天下未始有精粗本末之間也  
夫朝不混市野不踰國人不侵官后不敢以姦王之  
權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賈之  
利六卿九牧相屬而聽命於三公彼皆民上也而尺  
寸法度不敢踰一毫分守不敢易所以習民於尊卑  
等差階級之中消其偏上無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

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賤不亢貴卑不踰尊舉一世之人皆安於法度分守之內志慮不易視聽純一易直淳龐而從上之令父詔其子兄授其弟長率其屬何往而非五禮五樂三物十二教哉方位國野設官分職何往而非以為民極哉嘗讀晉國國語每嘆絳之富商常藩木楨過朝之事以為富商之饒於財使之澤其車而華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車服於過朝之際不敢與士大夫混然無別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遺化固隱然在此也

臣按周禮一書或以為周公作或以為非或謂

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傳會之說或謂末世瀆亂不經之書或作七論七難以排之朱熹曰後人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又曰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固不可然大綱却是周公意思由是觀之其是與非昭然明白矣夫自三皇五帝以來順風氣之宜因時勢之常制為法度以為民立極一代有一代之制蓋自周公思兼前王監視往代集百聖之大成立一代之定制密察而詳悉曲

而當盡而不迂有以通天下之理成天下之務

周天下之變此周公作書之旨也然而其制度

多與他書所載者有不盡合焉者何也古人有

言周禮一書有闕文軍司馬有省文遂人匠有

互見九等品有兼官公孤不備數教有豫設千

里封公四封侯有不常置夏采方相有舉其大

綱者四兩為有副相副貳者自卿至下士各隨

有常行者垂法象有不常行者合民詢國今觀

諸經其措置規模不徒於弼亮天地和洽神人

而盟詛讎伐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備也不徒

以檢視君身防絕禍患而米鹽絲枲凡所以任

賤役者無不及也使之維持一世則一世之人

安維持百世則百世之人安維持千萬世則千

萬世之人安詒謀燕翼後世豈無僻王皆賴前

哲以免則周公之用心也所謂兼三王監二代

盡在於是是書之作於周公與他經不類禮記

就於漢儒則王制所說朝聘為文襄時事月令

所說官名為戰國間事曾未若周禮之純乎周

典也由此言觀之則凡後儒疑周禮細碎者可

以灑然矣若夫後世用之而往往取敗者豈是

書之過哉不善用者之過也觀夫成周享國八  
百年之久其末也周之地不大於邾莒一介弁  
髦蕞然擁虛器而立於強諸侯之上環而顧人  
皆莫敢萌非分之心獨何所畏哉周公之制有  
以維持之也此用周禮之明效也彼新莽荆舒  
假此以濟其私烏可因咽而廢食

吳澂曰按周公相成王建六官分六職禮樂政事粢  
然大備即其設位言之則曰周官即其制作言之則  
曰周禮周衰諸侯惡其害已滅去其籍秦孝公用商  
鞅政與周官背馳始皇又惡而焚之漢河間獻王好

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于祕府哀  
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著于錄略然久官久亡以考  
工記補之考工記乃前世能識古制者所作先儒皆  
以爲非惟歆獨識之而五官亦復錯雜傳至於今莫  
敢是正今本尚書以考之周官一篇成王董正治官  
之全書也執此以考周禮之六官則不全者可坐而  
判也夫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執此以考天官  
之文則其所載非統百官均四海之事可以知其非  
冢宰之職也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執此以考  
地官之文則其所載非敷五典擾兆民之事可以知

其非司徒之事也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  
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執此以考春夏二官則凡掌  
邦禮邦政者皆其職也舍此則非其職司寇掌邦禁  
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執此以  
考秋冬二官則凡掌邦禁邦土者皆其職也舍此則  
非其職是故天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內史司士  
之類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天官者如甸師世婦之類  
地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大司樂諸子之類亦有  
他官之文雜在地官者如閭師柞氏之類春官之文  
有雜在他官者如封人大小行人之類亦有他官之

文雜在春官者如御史大小胥之類夏官之文有雜  
在他官者如銜枚氏司隸之類亦有他官之文雜在  
夏官者如職方氏弁師之類至如掌祭之類吾知其  
非秋官之文縣師廩人之類吾知其為冬官之文緣  
文尋意以考之參諸經籍以證之何疑之有

臣按自周禮出於漢六官而亡其一世儒以考  
工記補冬官亡末始有異議者宋淳熙中俞庭  
椿始著復古編謂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  
屬且因司空之復而六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  
考嘉熙間王次點復作周官補遺元泰定中丘

葵又參訂二家之說以爲成書吳澂作三禮考  
註首以是言且謂冬官未嘗亡而地官之文實  
亡也由是以觀則冬官本未嘗亡所亡者冬官  
首章所謂惟王建國至以爲民極二十字及乃  
立冬官司空至邦國二十字及大司空之職小  
司空之職二條亦如虞書之舜典實未嘗亡特  
失其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耳雖然自隋唐  
以來立爲六部率以學校屬禮部財賦屬戶部  
行之實亦良便後世有志復古以致大平者師  
周公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可也以上周禮

以上本經術以爲教上之  
下

大學衍義補卷第七十五

大學衍義補卷第七十六

崇教化

本經術以爲教

程頤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  
言甚多如樂記學記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坊記  
之類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  
其書亦多傳古意又曰禮記除中庸大學惟樂記爲  
最近道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  
言正

朱喜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禮喪禮鄉飲酒禮之



類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理讀禮記而不讀儀禮則許多理俱無安著處

又曰或謂禮記乃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曾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安能到此必是古來流傳得此文字如此

臣按禮記一書雜出於漢儒然非漢儒所能作乃其所傳記者也大學曾子作中庸子思作緇衣公孫尼子作月令呂不韋作王制文帝時傳

士刺經作  
臣竊以為易書詩春秋四經之外帝王之良法聖賢之格言雜出於四十九篇之中詳矣是誠學者致知之要人君為治之法也易言陰陽書言政事詩言性情春秋言名分然皆主於一事惟禮之為書無所不載大而三才五典細而庶類萬事與夫治道之常禮節之變無不曲備而旁通焉  
臣於治國平天下之要採輯諸書而於是書所取為多

又曰若欲觀禮須將禮記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看  
臣按禮記一書雖專以禮名而禮之為禮不止

於一讀者當以禮為主而分四科以類考之先  
儒謂四科禮也儀也樂也制度也以吉凶軍賓  
嘉節目之大者歸之禮以應對進退坐立趨行  
節目之小者歸之儀聲律歌舞音容節奏歸之  
樂封井宗學宮室器服歸之制度以此四科讀  
此四十七篇思過半矣

周行已曰聖人制爲冠昏喪祭朝聘鄉射之禮以行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見於飲  
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  
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

禮與其天下者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  
亡則亡又曰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  
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  
旨考其文義時有抵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博  
而約之亦可以弗畔蓋其說也粗在應對進退之間  
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卒於聖人  
之歸

臣按禮記之書天下之事無所不載而專以禮  
者其大要在禮也雖然天下之事何者而非禮  
哉蓋儒者之事無一而非禮學而非禮則爲異

端治而非禮則爲伯道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國有禮則治，無禮則亂。事有禮則事爲，有紀否則散物。有禮則物爲成器，否則廢人。無一而可無禮，無禮則非仁矣。仁也者，人也。人而無仁，則非人矣。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由是觀之，則知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仁也。爲仁由禮，爲禮由敬。此則聖人傳心之要，治國平天下之基所由建立者也。

吳澂曰：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

爲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爲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爲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爲註，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

臣按禮記四十九篇，宋儒表章大學、中庸與論語、孟子並爲四書。今其所存者四十七篇，吳氏以其類相從，以爲纂言，然非古經之舊也。夫經文繁雜，雖若不一，而吾之心則一。馬以吾純一之心而精擇夫不一之言，一權衡之以吾聖人

之道所謂大中至正焉者本之以正心脩身處  
之以循常應變用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六經  
之道同歸矣以上禮記

子所雅也常言詩書執也守禮皆雅言也

朱熹曰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  
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  
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

臣按先儒謂此章即聖人言語之節而見其立  
教之法詩書執禮是夫子所常言曰利曰命曰  
仁是夫子所罕言怪力亂神是夫子所不言夫

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  
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噫生人之德莫大  
乎仁天賦之理莫先乎性仁乃聖人所罕言性  
則大賢所不得聞者也今世三尺童子讀書未  
識偏旁開口便談性命聖門之教豈若是哉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朱熹曰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  
知而吟咏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  
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  
必於此而得之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

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撻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又曰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

程頤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况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真德秀曰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

度文爲尚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爲禮者  
既不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今世所用大抵鄭衛  
之音雜以夷狄之聲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  
何能有補乎然禮樂之制雖亡而禮樂之理則在  
故禮記謂致禮以治身致樂以治心外貌斯須不  
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樂  
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  
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  
於禮樂之本得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  
之詩雖云難曉今諸儒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  
反覆涵泳斯可以感發興起所謂興於詩者亦未  
嘗不存也

臣按先儒謂無程氏之說後世不知所以成材  
之難無真氏之說後世遂果以成材爲難矣然  
則人材之成果難乎易乎曰上之人立教以成  
之則易下之人奮志以爲之則易上無其教下  
無其志而欲人材之成難矣如此則世乏良材  
國無善治後世所以不如古其在此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  
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

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朱熹曰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臣按聖門之教以詩禮為先蓋口之所諷詠者溫柔敦厚之言身之所檢束者恭儉莊敬之體如此則可以造於成德達材之地矣聖人所以教其子與其門人皆不外乎此也

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真德秀曰古者君臣上下共由六經之道上之所以為教者此也下之所以為學者此也上因性以為教下亦因學以為俗故觀其國之俗即知其君之教學詩則能感發其性情之正故其為人温和而柔順敦篤而厚重學書則通知古今治亂之理故其為人疏明不滯而所見者遠樂以道和故學之者開廣而博大平易而溫良易道簡潔精深禮

主於恭儉莊敬故學之者各得之而成其德春秋  
連屬其辭比次其義以寓是非褒貶之旨故凡能  
如是者必有得於春秋者也古之學者學一經必  
得一經之用其曰為人則氣質俱化習於性成其  
視後世通經之士徒習章句訓義而無益於性情  
心術者何如哉然人各有所偏醇厚者於智或不  
足故其失愚䟽達者於言或易發故其失誣博  
大者易以奢廣峻潔者易以深刻恭敬者或煩勞而  
不安樂屬辭比事而不至者善惡或至繆亂故必  
矯其失而後有以全其德亦如古者教胄子之意  
也曰詩之失書之失云者蓋言學經者之失非謂  
經之有失也

臣按真氏又言學此經者當思有以得於經者  
何如學詩矣吾之德果溫柔敦厚矣乎學書矣  
吾之德果䟽通知遠矣乎必如是而深思焉如  
是而自勉焉庶乎爲善於經者不然則章句而  
已耳訓義而已耳其何益哉其言警切讀經者  
當以自察教經者當以示訓觀人者當以為徵  
荀子曰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  
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



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  
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又曰禮樂法而不  
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

楊倞曰此說六經之意書所以紀政事詩謂樂章  
所以節音生乎中而止不使流淫禮所以為典法  
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觸類而長者  
真德秀曰法而不說謂陳列其法使人自悟而無  
待於論說故而不切謂但述已然之得失使人視  
以為監而不待於迫切

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

春秋以道名分

朱熹曰莊子此語後來人如何可及

臣按荀况學聖人之道未至者其言五經似矣

莊周則非聖人之道而自為一家言者而亦尊

崇聖人之經如此且其言簡而理盡後之總論

經者皆莫及焉然言六經而不及禮則彼學老

聃者則固以禮為忠信之薄而放蕩於禮法之

外者乎荀之言則重乎禮莊之言則遺乎禮可

見儒學所以異於老莊者其辨在乎禮而已矣

楊子曰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

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  
真德秀曰戰國以來辯士之說勝而不根諸理流  
俗惑之至漢猶然故揚子發此論然於五經之旨  
未能有大發明也

班固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  
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  
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盡五常之道相  
須而備故易為之原

真德秀曰六經於五常之道無不包者今以五常  
分屬於六藝是樂有仁而無義詩有義而無仁也

可乎哉大率漢儒論經鮮有得其指要者反不若  
莊生之當於理也

程頤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  
書論語可以逐句看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  
乃格言

朱熹曰上古之書莫尊乎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  
然此兩書皆未易看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未始  
及易夫子常以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為玄妙之  
說

臣按古有六經易詩書春秋禮樂也易詩書春

秋四者親經孔子所刪定者也而禮與樂無全書後世所謂禮經者儀禮周禮禮記也三書者皆出於漢世儀禮周禮有成書而禮記則雜出於漢儒之所記樂書無傳而樂記一篇雜於禮記中其文雅馴又多格言非漢儒所及蓋亦古經之遺也自宋王安石棄儀禮不以取士世遂因之今所謂五經者易書詩春秋禮記也學者各專一經能於本經之外旁及他經方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然後得為全體大用之學苟拘拘於章句訓義之末以取一第以為進身

之階即束之高閣而所用者非所學是固非聖賢教學之道亦豈

祖宗所以造士之意哉

以上言六經

何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朱熹曰以何晏所叙篇數考之則今之論語信為魯論矣

金履祥曰此段何晏進論語集解之疏文也朱子

節入然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則以魯  
論考之齊論古論爲之註三論始合爲今定本  
柳宗元曰諸儒皆以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不然也孔  
子弟子曾參最少又老乃死而是書記其將死之言  
則其去孔子之時甚遠而當時弟子略無存者矣吾  
意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曾子弟子  
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故是書之記諸弟子必以字  
而曾子不然蓋其弟子號之云耳而有子亦稱子者  
孔子之歿諸弟子嘗以似夫子而師之乃叱避而退  
則固嘗有師之號矣

朱熹曰柳氏之言其論曾子者得之而有子叱避  
之說則史氏之鄙陋無稽而柳氏惑焉以孟子攷  
之當以曾子不可而寢其議有子曷嘗據孔子之  
位而有其號哉

程頤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  
二子以子稱

朱熹曰程子因柳氏之說斷而裁之以爲此說楊  
氏又謂此書首記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  
蓋其尊之亞於夫子尤爲明驗至於閔損冉求亦  
或稱子則因其門人所記而失之不革也歟

又曰論語爲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或問論語以何爲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說仁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

臣按仁之一字先儒以心之德愛之理爲訓臣竊以爲仁之爲仁乃人心之全德道理之總名仁義禮智之仁如元亨利貞之元也專以元言則元屬乎春統以元言則亨利貞何者而非一元之氣乎仁之於義禮智亦猶是也是故顏子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仲弓問仁子曰主敬

行恕爲仁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爲仁子張問仁子曰恭寬信敏惠爲仁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凡若此者皆因一人之問而告之以一理也若夫樊遲一人則凡三問焉首告之以恭敬忠次告之以先難後獲終告之以愛人是仁之爲仁無往而不在凡夫天下之理人心之德無一事之非仁也夫其所謂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與夫其言也訥先難後獲及愛人者皆就事而言也若夫所謂禮所謂忠所謂敬所謂恭所謂寬

所謂信所謂敏與惠皆以為仁可見仁之為仁  
不止於一德蓋衆理之總名諸德之要道若年  
以為一德指為一事則仁之道小矣故曰仁也  
者人也以見人之所以爲人以其全盡此仁之  
理也但其發之最先者則以惻隱爲之端耳先  
儒解之曰仁者天理之至公人心之全德當以  
此言為中的

又曰論語之書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  
者索之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

李侗曰人之持身當以孔子爲法孔子相去千餘載

既不可得而親之所可見者獨論語耳論語蓋當時  
門人所記孔子言行也每讀而味之玩而繹之推而  
行之雖未升堂入室亦不失爲士君子也

朱熹曰孔門答問曾子聞的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  
聞的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在論語一書後世學  
者豈不是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

又曰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合去合成  
一箇大物事

臣按朱熹嘗言初入學卽讀論語其後讀書之  
下書不見有一書勝如論語者蓋諸聖人一人

是一聖人孔子則合衆聖人以為大聖人諸書  
一書是一書論語是合衆書以為一書孔子之  
言明白正大皆就人倫日用上說所謂大中至  
正之理中庸之道也孔子之說譬如人在平地  
上行從容自在後人之說如人厭行平地却上  
高山泛大海雖是高深然多崎嶇險阻不若平  
地之可以常行無礙也所謂高山大海謂之非  
地不可然非其平坦者致遠恐泥為學之道所  
當讀之書誠無有要於論語者讀書者以論語  
為主以權衡天下之書以折衷諸儒之說隨其

資質之近似而因其一言之明處以達聖人之  
全體然後推之以用於天下大學經之一章儒  
者全體大用之學也雖不記之論語書中然真  
孔子之言也學者所當世守之以為家傳之心  
法以上論語

以上本經術以為教中





